

士員嶼、吉貝嶼和綿花嶼

《武備志》卷二百四十所刊《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》^①中，在馬來半島東岸外，今馬來西亞的哥打巴魯(Kota Bahru)和瓜拉丁加奴(Kuala Trengganu)之間，繪有四五個島嶼，其中之一曰士員嶼。過去中外學者對其今地作過一些考訂，如米爾斯(J.V.Mills)氏在1937年發表的《武備志·航海圖》中的馬來亞裏初以之當Bidong Laut島，後於1970年的《瀛涯勝覽譯註》一書中又改為Chipu島。

筆者比較傾向米爾斯後來的結論。但士員嶼和Chipu島，在對音上相去十萬八千里。“士員”之音究自何出？在百思不得其解之際，“吉貝”二字突然映入腦海：如果“員”字的“口”上屬，“士員嶼”更為“吉貝嶼”，則對音與今地考訂的矛盾當可迎刃而解。然而仔細辨認《武備志》原圖，覺得若無其他確證似不好隨意改動古籍。況黃省曾《西洋朝貢典錄》已載有一個吉貝嶼，其地肯定不在馬來半島東岸。

為解決上述疑難，遂翻檢《西洋朝貢典錄》、《東西洋考》、《四夷廣記》^②和《順風相送》、《指南正法》^③等，把諸書所記的海道針路同《鄭和航海圖》予以對照。經過反覆比勘終於認定，由於刻印之訛而使中外註家咸以為是的“士員嶼”，確實應該改成“吉貝嶼”。茲將理由略陳於下。

《西洋朝貢典錄》卷中·蘇門答刺載，“由滿刺加而往，五更至假王之嶼，嶼之水三十托。又九更過吉貝之嶼之港，又四更平雞骨之嶼”。此吉貝嶼一般公認即《鄭和航海圖》中吉令港南面的綿花嶼，在馬來半島西岸，或考為今馬來西亞巴生港(Klang Port)附近的朱格拉山(Bukit Jugra)。《東西洋考》卷九·西洋針路及《順風相送》各處州府山形水勢深淺泥沙地礁石之圖等也都作綿花嶼^④。

但我國載籍中，除馬來半島西岸的綿花嶼外，還記有另一個同

名之島。《順風相送》暹羅往大泥彭亨磨六甲載，“大泥港口（今泰國的北大年Patani）沿山使七更，船取吉蘭丹港口（即今哥打巴魯）。丙午四更取三角嶼，內門有大山當頭夾，名角員山，內外可過。單午三更取綿花嶼，單午五更取斗嶼”。《指南正法》所記略同⁵。斗嶼指瓜拉丁加奴東南面的Tenggol島，三角嶼應即珀亨提安群島（Perhentian Is.）中的大珀亨提安島。角員山他書又稱圓光嶼、員頂嶼、員光嶼，或指Bidong Laut島。則此綿花嶼當位馬來半島的東岸外。

“吉貝”又作“古貝”，係木棉的一種，我國古籍早有記載。如《太平御覽》卷八二〇引萬震《南州異物志》提及古貝，《宋書》、《南齊書》、《梁書》等亦然。《水經注》卷一引支僧載《外國事》⁶及《梁書·林邑傳》則作吉貝。馬來語稱木棉為kapok或kapuk，棉花為kapas，也有一種上等麻布稱chipok。“古貝”、“吉貝”最早究係譯自馬來語或其他語種，目前尚無定讞。然前面提到的吉貝嶼為馬來語木棉或棉花的對音殆無疑問。吉貝嶼係音譯，而綿花嶼乃意譯也。今巴生港附近尚有以Kapar為地名的，或即其名之遺。

馬來半島東西兩岸既各有一個綿花嶼，是否也應各有一個吉貝嶼呢？查《四夷廣記》崑崙往暹羅、暹羅往滿喇咖針位載，“孛大泥地方（即北大年），用單丙針七更，船平吉蘭丹港口。用丙午針四更，船平三角嶼，內過船，見吉貝嶼在船頭，並有一圓光嶼，可近外大嶼行妙，內有小嶼不可近也。用單午針五更，船平斗嶼”。真是無獨有偶。從針路方向及更次來看，這另一個吉貝嶼肯定就是《順風相送》、《指南正法》所載馬來半島東岸外的綿花嶼，同時亦即《鄭和航海圖》中所謂的“士員嶼”。

由是觀之，《鄭和航海圖》的士員嶼確為吉貝嶼之訛。圖中於馬來半島東西岸所繪的吉貝嶼、綿花嶼二名，均與馬來語的木棉或棉花密切相關。這和《梁書》等關於馬來半島一帶國家出產、貢獻古貝或“以古貝為干縵”的記載，正可相互印證。

註釋：

- ① 中華書局1961年出版的向達先生註釋本作《鄭和航海圖》，下文即用此簡稱。
- ② (明) 慎懋賞《四夷廣記》，載《玄覽堂叢書續集》。
- ③ 《順風相送》、《指南正法》均見中華書局1961年出版的《兩種海道針經》本。
- ④ 《兩種海道針經》第38、75、76頁。
- ⑤ 同上書第54、60-62、70、174、193頁。
- ⑥ 據科學出版社1955年影印楊守敬《水經注疏》本。

(以南溟子為筆名，刊於《東南亞研究會通訊》1982年1期；
後另收入《鄭和下西洋580周年紀念刊》，1986年)